

嶺南詩人黃晦聞評傳

梁國冠

緒論

卒讀桑柔十六章，廢書三日尙彷徨。
 驚心事事無今古，食亂人人有肺腸。
 吾亦作歌哀不及，國猶靡止去何鄉？
 始知騷賦追三百，輕舉游仙乃變常。

此晦聞先生桑柔之作也。先生詩文高淡幽秀有深致，尤以詩鳴於世。先生國事身謀，以及出處之道，一一寓之於詩，而家國之憂，華夷之辨，時露於字裏行間，感慨悲憤，老而彌甚。其辭之淒婉，有如屈子，其用心之悲苦，有如放翁。然放翁晚節失身韓侂胄，貽譏清議，而先生則亮節高風，始終白璧，尤難能可貴也。先生生當清季多事之秋，國事日非，革命潮湧，乃於清末走滬上，與章炳麟等創國學保存會，並與南社諸君子遊，以文字鼓吹革命。所著黃史一書，對於民族主義，鼓吹最爲熱烈。觀其送革命

巨子趙伯先（聲）詩：

「寂寞江村遍落楓，浮雲萬里捲長空。

黃花瘦盡冬前雪，棉絮飄殘文後風。
 半壁山河悲獸跡，一林寒月泣鷓鴣。
 請君猛着先鞭去，遲我他年戎幕中。」

足見先生對於民族革命，不僅以文字鼓吹，抑欲見之行動也。故先生固爲現代有數詩人，亦足稱爲愛國詩人，革命詩人。是不可以不傳。

二 晦聞先生之一生

先生名節，字晦聞，廣東順德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癸酉）。生十月喪父，賴母撫育長成。八歲受書，母督之嚴。二十六歲，母又見背。對於此，先生在詩中常常道及。如題篝燈紡讀圖：

「我生十月孤，廿六母見背。與君生略同，披圖淚先墜。八歲我受書，夜窗燭如晦。我讀輒不忘，母命再促睡。程課樂有餘，雜性管不貸。孤兒今日身，母心當日碎……」

又如題秋庭晨課圖爲汪季辛：

「我亦人間失母人，秋庭題畫更酸辛……」

乙未（光緒二十一年），先生二十三歲，受業於簡竹居之門，在簡岸草

堂問道二年。丁酉，去簡岸草堂，獨居雲林僧寺讀書。嘗師事袁季九，時與論文，袁以國士待之。先生在讌集桃李花下與言邊患，夜分不寐，詩附註云：

「節是歲（乙未）著簡岸草堂，初以此詩謁簡岸先生。下二篇皆乙未丙申在草堂時作。丁酉去草堂，獨居僧寺讀書，無暇爲詩，遂曠十年無詩。今錄存少作，以此數篇曾呈簡岸先生，並經先生評定者，不敢遺置也。」

在丙申至乙巳十年中，曾兩過朱仙鎮，並應壬寅年童子試。後以外患頻仍，國勢日蹙，乃於光緒乙巳（？）北走滬上，與章炳麟、劉光漢、黃賓虹、鄧實諸人創國學保存會，辦國粹學報，並參加南社，以詩文鼓吹革命。丁未四月南歸，甫抵家門，次子綬華殤，傷感無已：

「鷓鴣失和祇增傷，往復吟成鬢漸霜。
歷覽死生元可了，豈知人世未能忘。
荒畦野竹新添笋，落日僧寮已蕪香。
平日尋常經眼事，今朝惟有斷人腸。」

丁未秋又赴滬，冬又南歸。戊申二月，過新汀屈翁山先生故里，望泣墓亭，弔馬頭嶺鑄兵殘灶，詩以弔之。是年七月赴滬，旋遊杭州西湖，謁張蒼水墓，弔岳墳。中秋前歸香港。己酉返羊石，創南武公學會。與崔劭南、任子貞等詩酒唱酬。辛亥，梁節庵等重開南園詩社，先生與焉。癸丑（民國二年）四月，乃離粵赴北京，先生有詩紀之：

「分攜各有中年感，欲別仍留到海隈。
一水乍明初日上，晚春纔了早荷開。
故園風物尋常過，別夢江湖取次回。」

撥轡不須期孟博，試論天下可無哀！

——四月十二日登舟北發同里諸子遠送江干留別——

抵京後，與梁卓如、羅癭公、張孟劭等遊，鬱鬱不得志，時與癭公等徵歌狎妓，詩酒唱酬。甲寅二月南歸，寒食日又赴京，旋任北京大學文史教授。當是時，項城陰謀稱帝，名士趨之若鶩，先生獨狷潔自守，避之若浼。蓋袁氏「司馬昭之心」先生早已洞燭之矣。張爾田序兼葭樓詩有云：

「君既以詩鳴海內，居京師十年，窮且餓。當項城稱帝時，名士趨之若坳谷焉。而君獨愉然南歸，又有浼之出者，亦堅臥不一應。」

而先生在丙辰歲暮吟詩中亦表示當時之憤慨：

「閉戶十年壯乃出，一別雲林老僧室。二年訂史江上樓，五稔南歸學術。栖遲以迄辛亥秋，作始擾胡至是畢。風雲甘戰一過眼，世變如宮志則律。甘陵部黨同時興，坐視寶璋者滂睡。舉國寒心賈生奮，西行解禍虞不疾。爾來途客宣武南，由突數今已踰乙。傷心賁育無勇，逆視莽誅不終日。時流百變害亦隨，我輩遂爲天下失。吾焉能從屠沽兒，亦似正平氣橫溢。憂來聽歌暮復朝，勝與俗子相此曜……強年借此足自聊，漸解不調到琴瑟……」

又丁巳生朝詩（是年四十五歲）云：

「武侯二十七，陳策于江東。幼安三十餘，度海稱潛龍。吾年皆過之，僅差此賁育……老大不自悲，願天生奇雄如吾癸酉降，知非靈所鍾。五年作北客，志潔寧嗟窮。區區說名節，豈與王霸功……」

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世途荆棘，一籌莫展，「傷心賁育豈無勇，逆視莽誅不終日！」「吾焉能從屠沽兒，亦似正平氣橫溢！」「老大不自悲，願天生奇雄，」先生之遇畜矣，而先生之心彌苦矣。

項城死後，黎段齟齬，張助復辟，孫中山先生南下護法，孫傳芳吳佩孚……

孚等軍閥割地割據，內亂未已。在此期間，先生仍在京講學，愛亂傷離，日以詩酒或遊覽自遣。顧屈子繁憂，淚痕滿紙。如再答瘦公：

「萬慮懷心強自持，別尋歌哭恣吾思。他年恐似秦淮海，博得微雲一抹詞。」

又如題王椒畦繪文選樓圖：

「遺書賸說聖經室，攬古虛尋文選樓。天下殫殘何所極，畫中模想已無由。」

承平一老嗟才盡，著作當時與世休。最憶越台秋祭日，瓣香吾獨泝賢流。」

又如和裁甫見寄韻：

「避世無能學孔賓，復憐錄或因人。一從去里長爲客，猶是深居日飲醇。」

大海潛鱗初遇子，下風喬木各存身。閉門索句終何補，未若稱詩到小旻。」

又如滬江重晤秋枚：

「國事如斯豈所期？當年與子辨華夷。數人心力能回變，廿載流光坐致悲。」

不反江河仍日下，每聞風雨動吾思。重逢莫作蹉跎語，正爲栖栖在亂離。」

回首前塵，有不勝其懷感者矣。

戊午夏歸滬，重遊西湖，又與黃賓虹視曼殊殯。是年秋回京。庚申十月及癸亥冬歸粵小住，旋又赴京。直至戊辰春，始再行南歸。在此十年中間，先生日惟治詩講學，潔身自守，「閱馬識時惟說學，史雲於世殆無親。」

又如中秋：

（和瘦公自在一首韻）而國事之螭蟻，鄉關之離亂，親友之參商死亡，以及自身之出處問題，均於詩中寄其傷感及憤慨。如都門遇何劍吳：

「五年北客傷時語，一日逢君語更深。叢菊晚華秋欲盡，九城寒氣雨初沉。」

可憐赤手屠龍學，祇付黃金買醉吟。莫問歸期且言別，依依玄鳥向陽心。」

又如答胡夔文贈韻：

「坐聞世論日譁譁，俗客哀時信靡遲。獨對古人稱後死，豈知亡國在官邪？」

蕭條徐泗君安往，懷恨東南各有家。解說贈詩沉痛意，未甘長此託看花。」

又如歲暮懷劉裁甫：

「……方今逐利運士夫，拜金榮率爲之奴。世事人才不足問，憂在風俗誰能扶！如子猶介吾狂孤，乃獨揮金尋麗姝……吾儕所志豈燕雀，寧沒蓬蒿死溝壑！天下大義即在茲，子能不愧吾不忤。旁人笑謂腐且迂，獨與佳人共清酌……」

又如春風城南花爲嚴雲作：

「……世事十年間，滄海幾回異。且如改革初，豈謂帝議貳！再造失紀綱，大權落將帥。是非賞罰間，顛倒混淆備。賢豪盡心力，士夫自食肆……」

又如十月南歸過北園茗柯置酒話舊留題一首：

「故園兵火七年間，夢裏嘗懸北郭山。瓠幕欲依雲自遠，溪堂重過水猶潺。與言野叟疑非世，已倦林烏識始還。可奈栖栖復行役，慙慙樽酒慰時艱。」

又如中秋：

又如中秋：

又如中秋：

「雲意深陰失月明，始知兵氣滿秋城。」

十年北客惟傷亂，雙柝南街不斷聲。

嬌女別期方細數，故園安問更無程。

可憐萬里清輝夜，不見良時鼓樂生！」

異鄉倦客，離亂傷懷，觸目興感，亦人情之常。而況情感豐富如先生，幽憂

沉痛，蓋有不能自己者。而其表現當時心境最明晰之篇什，莫如丙寅歲

暮吟：

「朔風吹雪天欲雨，秋孀老去了沽路；不知聽歌人更老，腹句瘦庵已丘墓亂從丁

已召強藩，徐泗連兵入天府。羣帥如龍復如虎，皖直奉洛繼以魯。黃河北來日相殺，朔復

兵饑借索虜。禍連西北迄東南，地盡察綏放吳楚。嶺表勞師渡湘漢，勢成南北無沛羽。紛

紛部曲人異謀，不各相殺則相讎。十州百姓死其下，民實何辜國焉祚！北客爾來十五年，

戊壬我南止松滬。越庚及癸再言歸，嬌女已長弱妻嫗。先墓蕭蕭開酒掃，深山林密盜無

數。……簡岸我師卅年別，展謁汾江親請語。人心風俗何以亂，不在政治與軍旅；始於邪

說終暴行，世乃一亂亂無度。由癸溯今星四周，走鄉山川更修阻。坐視羣兒戲北郭，一若

雄雞戴金距。日以同類傷爪背，不如獵狗逐郊兔。我獨治詩遠思古，陳王隱公謝鮑句，上

及樂府詩三百，發為文章用箋注。……可憐人共嘆飢寒，羣兒又作魚龍舞！」

此詩「人心風俗何以亂，不在政治與軍旅，始於邪說終暴行，世乃一亂

亂無度。」亂始於邪說橫行，換言之，即如欲遏止禍亂，必須遏止邪說。雖

是敘述簡岸先生之語，實亦即先生之「撥亂」理想。此理想，在其他詩

篇中屢屢提及。如雜詩：「道喪世益下，陸陵見平瀾。」又如登粵秀山：

「文教滅亡何有地？」又如題漢豐戴君厚記吳孝女事遺墨：「邪說至

今大，家國滅何詎！」皆明白表示此種理想。

戊辰（民國十七年）春回粵，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以

挽回士風為己任。下車之後，即下令省內各中等學校男女分校，然時論

不諒，頗加非議。又嘗於全省運動會中，與同僚組隊賽跑，為多士倡，各報

章又紛加諷刺。先生悲甚，頓有厭倦之意。其送劉裁甫去官之申江，經將

此意流露：

「古有飢驅樂去官，人生得性孰云難？」

西湖江國元無異，夜雪梅花一以寒。

衆裏偶然隨墮落，萬方何處告平安？

我懷莫遣家鄉計，苦欲從君黃浦灘。」

旋於己巳春夏之交，離職赴奧門閉居。秋間赴北平，仍回北大講學，闡明

詩教，倡導士風。對於任粵教育廳長，事後似有悔意，可於守意一章見之：

「未能守意況治情，只為人間有此生。

眼見白蓮落濁露，心哀明月轉周瀛。

名山尙富金銀氣，環堵猶聞雅頌聲。

自笑平時憂樂大，至今纔是百無成！」

辛未九月，「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四省，相繼淪陷。翌年一月，又

有「一二八」之役。外侮愈見急迫。先生目親時艱，悲憤之情，一一訴之

於詩。如書憤：

「慷慨秦風對策言，襄陽揮淚我啣恩。

眼中三十年來事，又見蝦夷入國門。

過陳不式為無人，誰解尼山語痛辛。

老去此憂無可寄，不從今日始傷神！」

又如殘蟬：

「不向遼東着樹鳴，嶺南秋老盡哀聲。
及天別鶴吁長嘆，入塞飢鴻指故城。
如夢大人猶發噓，其亡一國共無生！
等閒又似題詩客，曼曼裁箋寫斷情。」

癸酉（二十二年）冬，將前此詩篇編爲兼葭樓詩，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乙未（二十四年），先生卒於北平，春秋六十有三。

三 晦聞先生之詩文

（甲）著作統計

先生著述頗多，計有黃史、中國文學史、周秦諸子學、詩旨、詩學、詩律及兼葭樓詩等，而兼葭樓詩，實集先生一生詩篇之粹。其餘散見各雜誌及甲戌以後至先生逝世前之篇什，未收入集中者，尙屬不少。收入兼葭樓詩中者，都四百二十七首：乙未三首，丙午六首，丁未十九首，戊申十三首，己酉四首，庚戌六首，辛亥九首，壬子十三首，癸丑十三首，甲寅九首，乙卯五十首，丙辰二十五首，丁巳十三首，戊午二十一首，己未十三首，庚申十二首，辛酉二十一首，壬戌十八首，癸亥十二首，甲子九首，乙丑七首，丙寅二十三首，丁卯二十七首，戊辰十四首，己巳二十七首，庚午十六首，辛未十九首，壬申五首，癸酉五首。

張爾田序兼葭樓詩有云：「戊辰春，寫成一厚冊，命爲兼葭樓詩。過滬，抵余曰：『生平之志與業，略具於是，子其爲我序之。』」則兼葭樓詩，

確爲先生手定無疑。而中華書局出版之中外人名辭典黃節一條下有云：「後人又輯其詩文，刊兼葭樓遺集。」顧兼葭樓遺集，余至今尙未購得，曾否出版，未敢臆斷。

（乙）富有民族革命思想之詩文

先生生當清季鴉片戰爭之後，天津條約、伊犁條約，相繼與英俄簽訂。帝國主義之侵略，日甚一日；而朝政腐敗，士夫貪肆，更引起人民之憤怒。民族革命思想，遂因之萌芽，滋長。孫中山先生領導之興中會，乃應運而生。先生蒿目時艱，深知欲救中國，必須完成民族革命，乃與廖平子、盧信等時投稿於中國日報，鼓吹民族主義。馮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之革命詩人廖平子一章云：

「壬寅癸卯間，與王軍演、黃晦聞、盧信等同鼓吹民族主義。時投稿於革命機關之香港中國日報，抨擊清廷暴政，不遺餘力。」

旋北走滬上，與章太炎等創刊國粹學報，並參加由熱心革命之知識份子所組合之文學團體南社，以詩文鼓吹革命。革命逸史之劉光漢事略補述有云：

「同時（按即乙巳年），粵人鄧實（秋枚）、黃節（晦聞）倡設國粹學報於上海，劉申叔（師培）與太炎均任撰述。」

同書章太炎事略

「癸卯，蘇人劉師培、粵人鄧實等創設國粹學報於上海，太炎與黃節分任撰述，倡導民族主義，異常透闢。」

此二條關於國粹學報創刊之年份，一則曰「乙巳」，一則曰「癸卯」，

二者相差二年之久，似屬自相矛盾。據先生讌集桃李花下與言邊患夜分不寐詩自註云：「丁酉去草堂，獨居僧寺讀書，遂曠十年無詩。」又丙辰歲暮吟云：「閉戶十年壯乃出，一別雲林老僧室。」則先生離粵赴滬，其距丁酉雖未必恰爲十年，亦必相差不遠。由癸卯上朔丁酉，祇有七年，與十年數祇差三年之久，故癸卯年應未至滬，而乙巳上朔丁酉，已足九年，與十年數祇差一年，故先生之至滬，以乙巳爲近是，則國粹學報創刊之年，亦應以乙巳爲近是。丙辰歲暮吟又云：「三年訂史江上樓。」此云「江上樓」，卽先生在滬時與曼殊同居之江上藏書樓。先生係於丁未冬南歸，戊申「七月初六日赴滬」，（兼葭樓詩第七頁有詩），旋遊杭州西湖。中秋步月用丁未海上韻詩自註云：「丙午丁未中秋在海上，戊申客香江。」足證戊申中秋以前，已由滬返香江，亦足證是年留滬之爲時甚暫矣。此甚暫之時間（爲時不過月餘），除游湖外，已無多餘時間，何足以云「訂史」？因此「三年訂史江上樓」，戊申應不計在「三年」之內；如不計戊申，除丙午丁未外，必須兼計乙巳，乃足「三年」之數。以意度之，初次赴滬，蓋在乙巳中秋之後，故是年中秋不在海上。且「三年」句下又云：「五稔南歸譚學術。」按先生丁未冬南歸，丁未應不計在「五稔」之內；而癸丑春末赴京，癸丑亦應不計在「五稔」之內。由戊申至壬子，恰足「五稔」，此又足證戊申應不計在「三年」之內，因而又足證初次赴滬及國粹學報創設之年份，以「乙巳」爲較可靠也。至於南社之史跡，據錢基博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云：

東方雜誌 第四十二卷 第二號 嶺南詩人黃晦閣評傳

「南社創始於清光緒己酉，爲東南革命諸巨子所組合。雖衡政好言革命，然文學依然篤古……其尤著者……黃晦閣諸君壯潘蘭史以詩……始發起者，陳去病柳棄疾高天梅等，柳棄疾連被推爲社長。春秋佳日，必爲文酒之會，其地以上海之愚園爲多……南社叢刊出至二十餘集，多憤世嫉時慷慨悲歌之作，與少陵詩史相近也。」

先生著作中，其鼓吹民族主義最熱烈者，厥爲黃史一書。該書係取古來富有民族革命思想之豪傑志士之史跡，編次成書，欲藉此宣傳民族革命。茲節錄其中鄭思肖傳一篇，以見一斑：

「鄭思肖，字憶翁，又字所南，閩之連江縣人也。初名某，宋亡，乃改思肖，卽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云……女弟爲比丘尼，名普西。所南太學生，舉博學鴻詞科。侍父游吳，爲寓公。元兵南下，叩關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道，不報。宋社既墟，適意繙黃，稱三外野人，終身不娶。而其眷眷君父，愛國懷同種之志，一形之於詩。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皆沉痛可以看見其志。善書蘭，宋亡，爲蘭不着土根，無所懸雜。或叩其故，則曰：『地已爲番人奪去，汝猶未知耶？』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聞此語必掩耳疾走。坐臥不北向。嗚呼！其種族之痛，蓋無往而不寓焉。可哀已……嘗是時，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所南惡其以宋宗室而受元官，痛絕之。子昂數往請見，不可得……疾亟，屬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爲書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所南心史曰：『××行中國事，譬如××一旦忽能人語，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童子見之必曰：××之妖，不敢釋之曰人。』黃史氏曰：讀所南心史者而哀焉……」

此文鼓吹民族革命，至爲顯露。惟在詩篇中，則較爲隱晦、含蓄。如嶺南所南詩集後：

「交游著作都應絕，惟有傷心鄭憶翁！
早悟此身原是累，孰知吾道不能同？
孤懷痛在滄桑外，世事真隨江海東！」

比之鄭思肖傳，即稍爲隱約不露。顧屈子離騷，雖託之美人香草，而在有心人讀之，却能尋繹其深意所在也。茲再錄富有民族思想之篇什如下：

風雨茅龍落筆奇，文章萬古在南陲。荒崖莽莽三忠廟，奇石陰陰一字碑。奇石在崖山之北，有張弘範滅宋於此。數字，先生爲冠一宋字於其首。更於石陰題詩云：「寇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鑄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我已汎瀾頻掩卷，不堪零落未收辭。休論三百年來事，野馬游塵滿絹絲。

正是霜寒鐘更哀，摩挲琴影墨生苔。陽澄此日仍修夜，鑿下能餘是劫灰。故國山川客靜對，一時風雨與俱來。天南法物飄零盡，不獨南風綠綺台。

式開過里獨彷徨，盡日追尋到此鄉。一族義聲存廢灶，孤臣詞賦痛浮湘。更誰真意袖詩外，不滅春陰過文陽。我愧長沙能作賦，攝衣來拜道壇堂。

斜日南屏泝岸行，疏疏隄柳不勝情。一湖山色分明好，兩姓碑題俯仰生。全謝山所爲神道碑，題曰：「明故權兵部尙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鄧張公神道碑銘。」乾隆間，海寧陳體爲先生立墓碑，題曰：「皇清賜諡忠烈前尙書張煥言墓。」則與謝山異矣。酒氣沈沈秋暝祭，燭光緜緜樹鳥悲鳴。彷徨一再隨風拜，爲告冰凌集刊成。

故國之思，溢於言表。其稱小，其指大。託物比興，微而顯，隱而章。藉此以寓其悲憤，亦即藉此以寫其民族革命思想。如「奇石陰陰一字碑」，「兩姓碑題俯仰生」等語，華夷之辨，至爲明顯。又如上文所述送趙伯先詩，其對於革命事業之嚮往，更赤裸自白於人。至滬重晤秋枚詩：「國事如

斯豈所期？當年與子辨華夷！殆將當年以文字鼓吹革命之往事，自行敘述，陳柱中國散文史中有曰：「其不入宗派，而鼓吹民族主義最熱烈者有黃節。」此論其散文，亦可移之於其詩。

(丙) 記述遊覽之篇什

先生平日於講學之外，時作漫遊。足跡所至，多有題詠。其記述遊覽流連光景之作，或寫懷抱，或傷世變，或含哲理，或感事懷人，皆涵意深刻，與普通描頭畫腳之遊覽篇什不同。早年曾兩遊朱仙鎮，謁岳王廟，均有詩，惟兼葭樓詩未收入。戊申遊杭州，宿三潭曉起望湖詩云：

「照眼西湖今始過，曉鐘真奈不眠何。斷虹帶雨生初日，森柳排山覆晚荷。淺水蓬萊行再見，兩堤菱芡已無多。平時夢想江山處，不獨傷心喚渡河！」

岳墳

「中原十載拜祠堂，不及西湖山更蒼。大漢天聲垂斷絕，萬方兵氣此潛藏。鸞墳曉蟬鳴烏石，一市秋茶說岳王。獨有匹夫懸帛去，從來忠憤使人傷！」

題孤山放鶴亭

「欲尋岡阜更威夷，一水周堂梅萬枝。天與湖山納遺句，死無封禪美清時。青黃漫漶溝中斷，丹雘爭憐湖上祠。等是茂陵身後態，愧君臨命一題詩！」

過靈隱寺見洪楊劫後遺跡

「一峯迎日滿清暉，綠瓦紅牆委斷扉。去劫百年猶未復，爛泥諸佛竟誰誰。古無瓶藥殘文教，水欲分湖湧翠微。曾爲勸題金碧版，空山無罪亦招非！」

此皆意境深刻，感喟無限，非尋常流連光景者可比。

庚戌歸廣州。十二月十七日，偕崔劭南任子貞出東郊，過息籛亭小

飲：

壬子「十二月望後，雨中過羅崗洞採梅，有寄。」

「殘年郊外少游人，獨愛梅花水石濱。薄酒却寒成一醉，積陰爲雨計兼旬。生涯舉

國愁窮眼，風物漫出得早春。只有香徒消領盡，寂寥天地似今晨。」

「連朝暗日報梅開，一雨那原晚又催。湖上詎曾攜手處，袖間誰爲忍寒來？殘年不

抵花先落，萬徑相尋水更迴。江國正愁吹欲盡，却留春在海南隈。」

癸丑赴北京講學，留京時間最長，常遊北海，登江亭，集社團，遊天壽山，明陵，詩酒唱酬，藉以自遣。癸丑秋，與羅瘦公羅敷庵遊靜業湖普濟寺，賦詩三首，錄其一：

「十年重語濼迷事，半日相尋寂寞游。賸遣蘆江上客，來看風葉釣門秋。」

又每年必遊崇效寺看牡丹，均有詩記之，寄託遙深，茲錄其一首：

「四年北客及花時，不負春明賴有詩。獨在也隨傾國後，正開寧嘆折枝遲？匆匆著

意終何寄，忍認爲驩亦自知。遺世未能吾似汝，蝶蘭華晚更猶疑！」

戊辰歸粵，長教廳。鄉國兵燹之餘，瘡痍滿目，觸景傷懷，其遊覽諸作，

有無限滄桑之感。觀其三月十七日登粵秀山：

「去鄉廿載關登臨，未盡紅棉此日心。文教滅亡何有地？江山蕪亂又成林！馬行石

勝三君篆，鳥鳴蒼崖百步陰。猶許老夫來吊望，舊蹤無意更追尋。」

足見一斑。蓋其憂時傷亂之心，老而彌苦，隨時觸發，不覺形之篇什間也。

(丁) 題跋之篇什

先生尋常題跋之篇什，亦未嘗苟作，皆有寄託，耐人尋繹。觀觀上述

題陳白沙先生自寫詩卷後及題陳雲滄霜鐘琴搨本等作，已嘗鼎一臠

矣。茲再擇錄數首：

本是臨安劫後灰，斷橋何意更新裁！百年人物全非舊，一紙滄桑已再來。往事叢殘

爭入眼，水牕明瑟共銜杯。爲君題句非緣物，側理烏鵲豈是才？

——爲黃詔平題繡角箋

寂寂寒鴉欲暝天，就中人物定誰賢。繽紛落水行俱盡，憔悴殘秋強自妍。一葉枯榮

觀天下，滿樓風雨憶江邊。吟詩且遣平生志，兩地披圖共惘然！

欲臙扁舟藏壑去，却從滄海見塵飛。盈盆一水經秋別，落落斯堂與世違。鳥獸同羣

知有託，江湖滿地竟安歸？買山吾已輸君早，何獨傷心柳十圍？

——甲寅二月南歸過鄧爾雅爲題水周堂圖

別來汝亦去西湖，相阻南歸又歲除。負戴已爲今世恥，買春會似彼僑居。一官軟帶

知能免，諸子儒書日並疏。爲我寄言每相憶，不須還問近何如！

(戊) 詩篇之宗主及評價

先生詩篇不富，而意境最高。其鼓吹民族革命之篇什，尤爲可貴。憂

亂傷時，感事懷人，均寓之於詩。而涵意深刻，寫情真切，可與杜子美陸放

翁元遺山之作，後先競爽。有歷史性之篇什雖不多，然如歲暮吟等作，却

不失爲極佳之史詩。至其詩之風格，源出江西派，洗盡鉛華，瘦勁深婉，間

有流於生硬晦澁，此則江西派共通之流弊，山谷已然，不獨先生也。張爾

田序其詩：

「粵故多詩人，梁文忠以下，曾剛甫潘弱海羅捷東諸子，皆與余交；其所爲詩，余又

皆取而徧嗜之矣，如啖荔枝，如剝新橙。最後讀君詩，味兼酸辣，乃如檸檬樹果。」

陳三立則云：

「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鑄語，冥闊羣界，自成孤詣。莊生稱藐姑射之神人，肌膚

若凝雪，綽約若處子；又杜陵稱「一洗萬古凡馬空」詩境似之。」

陳三立又云：

「卷中七律疑尤勝。」

舊體詩在表現方面，本嫌近於束縛，而律詩尤甚。而先生詩集中，七律最佔多數，却無事不能寫，無意不能達，發揮隨意，舒卷自如，毫不見有束縛之苦。觀其十月十一日夜月中有懷曼殊：

「四載離襟感索居，憶君東渡又年餘。未遑蹤跡人間世，稍慰平安海外書。向晚梅花纔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樓却不如。」

又如送王秋湄：

「南禽代馬各依依，豈謂歸鄉客又歸。少為井闌談往劫，再沽魚蟹試初肥。冬來不減方秋味，江合無如一鳥飛。祇此去留還莫共，有人能說不能違。」

又如寒食晚飯聊園爲譚家青題聊園填詞圖：

「看花候過廿年期，珍重今年北客詩。咫尺關山成絕國，清明楊柳似平時。聊園舊主腸空斷，寒食春城酒莫悲。容易野塘花落盡，明朝還續稼軒詞。」

足以證明矣。陳三立又云：

「效古而莫尋轍跡，必欲比類，於後山爲近，然有過之無不及也。」

而先生懷貞壯却寄：「差比后山憶淮海，強如子美夢青蓮。」此則以后

山少陵自況。寒夜讀白石道人集題後：「布衣同有后山才，祇汝高吟未

至哀。」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會爲后山逝日設祭法源寺。又欲爲后山

編年譜，答羅敷庵詩云：「功名須老大，四十未爲晚。后山有是言，所志故

甚遠。何期凍死日，五十且不滿。寒華萎高枝，良材老溝斷。恥同世俯仰，一

任歲修短。嗟哉生平詩，詎視位業損……無已天下士，竟未挂世眼。吾意

豈爲詩，高才恥恆鮮！」此寫后山，亦以自道。足見對后山之如何崇拜，抑

亦足見先生之抱負。題賓虹寄畫云：「邇來我爲詩，視子尤辛艱。朝扣少

陵扉，夕抗昌黎顏。」蓋先生詩早年宗江西派，尤瓣香后山，而由后山直

探昌黎少陵，與宋代江西派諸人由山谷上探少陵彭澤相似。顧吾以爲

先生之詩，風格固雅近后山，而氣息實近屈子離騷。其淒婉深幽之意趣，

捨離騷外，實難其比。以神不以貌也。故諸宗元題兼葭樓詩：

「使我破除殘夜睡，讀君別後五年詩。縱橫著語成唐律，翳翳爲言近楚詞。老去江湖當自惜，求之流輩已難知。樓扉閉雨迴燈坐，如夢鈞天合樂時。」

先生詩既以江西派爲宗主，故江西派之習尚，先生亦神明運用之。

江西派律古並重，山谷集中律古各半，而放翁且以七律見長。先生詩集

中七律佔三分之二，亦以七律爲尤勝，一也。江西派辭意並重，而先生詩

亦於立意修辭，冥搜鍛鍊，毫無軒輊。正如陳三立所謂：「造意鑄語，冥關

羣界，自成孤詣。」二也。江西派有所謂脫胎換骨法，先生亦間用之。山谷

登快閣詩：「落木千山天遠天。」先生九日同春坡道人登高詩則曰：「千

峯落木天爲遠。」后山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詩：「人事自生今日意，

寒花只作去年香。」而先生自題兼葭圖寄黃賓虹索畫詩：「遺世尙多

今日意，懷人空有百年心。」此即脫胎換骨法。三也。山谷好用奇事奇字，

專好補綴奇字，並搜求古人一二未使之事而成詩。先生詩採用奇字頗

多，奇事亦間用之。四也。至江西派所喜用之「拗律」，先生却極少用之，蓋

后山律詩亦少「拗律」耳。

四 晦聞先生之師友

先生早年師事簡竹居、袁季九，上文業經述及。至其平日過從之友

人在廣州時，與陳樹人、陳洵、劉裁甫、梁節庵、崔劭南等遊，而對梁節庵最禮敬，節庵對先生亦甚器重，謂相見恨晚。先生與節庵相見，蓋在辛亥南園詩社重開之時。校梁節庵先生詩既畢，追呈一首之「一言恨晚見公詩」句自註云：

「辛亥南園詩社重開，公語某君云：『予識晦閣已晚。』」丁巳野園看菊答節詩「黃花多恨今方見」猶昔日之言也。」

是則先生與節庵相見，如非在南園詩社重開之時，亦必在南園詩社重開不久之前也。

廣州友人中，先生與陳樹人、陳洵、劉裁甫等過從最密，唱酬最多。壬子，陳樹人往日本，是年中秋寄以詩云：

「去年今夕譚詩地，明月高樓世已遙。萬影接天惟自俯，一舟臨水不堪招。故人顏色疑秋夢，往事淒迷有落潮。酸欲減愁寄東海，露深回雁正蕭蕭。」

後赴北京，猶常以詩寄陳樹人、陳洵、劉裁甫。其「社團送裁甫南歸」

「近事今朝足動心，不為傷別却成吟。亂離未廢論詩志，徙倚惟看過午陰。與子杯觴宜各盡，異時江海可相尋。野荷自占方池曲，詎抵臨流一往深。」

足見其私交之篤。

遊滬時期，與鄧秋枚、黃賓虹、劉三、蘇曼殊、諸貞壯等遊，而與曼殊、貞壯、秋枚等過從最密，唱酬最多。且曾與曼殊同居江上藏書樓，故懷曼殊詩有「回首江樓却不如」之語。又戊午歸滬視曼殊殯，詩以吊之云：

「一棺江舍未經時，冒暑來尋或有知。已買死生元伯語，所哀塵露步侯詩。尺書病

革猶相問，晚歲樓居不可期。祇有茫茫憂患意，亂蟬斜照共嗚悲！」

在京講學時期，與羅瘦公、唐天如、胡夔文、王秋湄、王靜安等遊，而與瘦公、秋湄等過從最密，唱酬最多。後秋湄南歸，先生常有詩贈寄。

先生狷介重名節，嘗慕管幼安之為人，故擇友相當嚴格，與友人相處，一以須義名節相勗勉。觀其答陳樹人日本：

「湖劔舊跡尋常泝，老去爭憐百未成。汝尚清勤猶昨日，近勞書問說平生。心知遠患寧能遠，志不隨人祇獨行。何事三年終作客，此懷兼為告元戎。」

又簡瘦公：

「文章不朽關風節，士行從來乃國維。老輩主持原有責，時流淪弱豈能知。君於名德都交遍，事或非人莫強為。賈郭誼高猶見鄙，萊蕪雖激可追思。」

足見先生對友人之真摯，而時以道義名節相勗勉也。

五 結論

晦閣先生好學博聞，詩文高妙，而其風節之高，出處之謹，擇友之嚴，鼓吹民族主義之熱烈，在當代詩人中，殆難其匹。抑且對事對人，一毫不苟，且一毫不敷衍。蓋在詩篇之外，更有令人敬慕之處，洵負乎遠矣。茲以張爾田序兼葭樓詩之語，結束本文。

「曼鬢騁君內蘊耿介，外造簡澹。今去之數年，覆誦君詩，猶前日也。此集古今體詩三百餘篇，異日君所造就，或不只此，然即此三百餘篇，固足以傳君。而余獨悲亮節慷慨如君，乃僅僅以詩傳耶！翻又不能不使人踴夫世已！」